

增訂醫鑒病書
(上)

山金黃壽宏鑒定

增訂

醫函醫鑒病書

准會吳翰通原著
四明曹炳章集註

王一寒署



民國四年九月
興育新書局石印

醫醫病書序

自毀譽失實。人之品行學術。非確證不能明。余於醫理。見一斑焉。余質本陽虛。幼服滋陰藥。乃益弱。戊辰會試至京。去藥而習射。氣漸充。辛未旋里。居數載。稍得外感。醫治之。體愈肥。氣反弱。人目為壯。非也。陰愈盛。陽愈衰耳。一切停飲畏勞嗜卧口渴中消心悸脾泄及喉痺外痔等症。不時迭出矣。丙子再至京。人言北京無醫。遂不問藥。丁丑冬。下榻覺羅毓君書齋。獲晤淮陰吳君鞠通。論甚豪。上下古今。瞭如指掌。一日。竊告毓君。胡君體肥嗜肉。不久將得中風。余心訝之。又以嚴親已已得熱痺。左足拘攣。心常戚戚。因踵門叩之。所論與他醫不同。心益異之。然亦未敢遽信也。戊寅春。君以所刻溫病條辨囑余重校。又見君所醫

皆奇效。乃大驚服。遂信醫學。自有真也。爰請就學。君勉余先禁肉食。從之。乃峻治之。効稍稍著。是冬。延余課其次子及婿。治益峻。次年。余妻患寒痺。以君之方抵家。為時醫所阻。妻竟亡。痛醫道之晦甚。因與君論醫焉。先是臨海邨君芷谷。得鍼法於天台山僧。居京以瘍醫著名。吳君欲余痰之速愈也。謂沉痾之疴。非針不達。偕訪之。論相得。心亦古。遂訂交。邨君卻余習其傳而未暇。余服君藥三載。體日癯。人皆驚。而病則愈。醫學至是日進。癸未。余成進士。歸班待選。聞慈親病。遄歸。痛不及治。匍匐抵家。嚴親扶杖行。已十年矣。壬午。增劇。卧不能起。誠家人不余告。至是始知之。急投以消痰之劑。數月愈。夫以七旬老人。十年劇病。非余身試有得。安敢遽屏肉食補劑。反加消導哉。後仍扶杖行者。

四載卒以疽發痛莫能救猶是膏梁生疔之故理雖曉然惜郊君已於甲申卒而傳遂絕余深悔未曾習其傳也是歲秋吳君抵淮陰省墓余鄰趙君岷江雲濤昆季痛其母時患痠厥且各有痼疾因余以禮迎之君喜越中山水且熟知余友崧邑吳君雲章精地理樂與之友雲章病痰飲諸醫皆投以補劑故無効而轉劇得君治之乃愈其外沉痾怪症君應手而愈一如在京師時雖醫忌且詬識者自嘆服焉戊子余至京君已年逾七十聰明強固得於讀書之力為多君之為人心正口直性剛氣傲不如用藥之中正和平因是毀譽不一蓋明醫關造化非如時醫乘命運俗醫工便佞有由然矣原非至親及窮乏者不為立方自以心性與君同也幸其子及婿傳而習之余因身受時醫

補陰之誤。囑君著醫醫病書。辛卯歲書成。當與君溫病條辨及未刻之醫案並傳不朽。余師顧南雅先生贈以楹帖云。具古今識藝斯進。真世俗見功。乃神蓋先生。辛巳染燥癘。得君而愈。亦以身受之。故言之親切有味也。君之醫學。余何能窺其涯涘。特叙其知交之始末如此。

道光十有三年歲次癸巳仲秋之月

蔣湖書屋主人序

叙一

醫所以醫病者也醫病者而干醫之病則病者之為病不可言
矣炎黃以來醫者夥頤醫之病者亦夥頤病者之死於醫者之
病亦正不知夥頤傷心人類怵憚孰甚此淮陰吳鞠通氏所以
有醫醫病之作也原書七十餘條羈雜無紀讀者瞶目曹子炳
章醫之好學者也為之鉤鉅其義犖次其文目門為四曰學醫
曰病理曰證治曰用藥吳說多溷曹乃剔之吳說尚微曹乃顯
之吳說不免罅漏曹乃為之補苴吳說有時矜張曹乃為之折
當吳氏學力全在溫病於是書亦確有見地然文不足以濟其
質其論學醫也語多概略獨於病理證治上詆譏陰常不足之
說而能辨陰邪之王於陰分異於陰虛因力排苦寒諸方并及

痘科外科眼科而特舉建中此與藏府體用藥即隨之之說皆
仁術慧心足以起天下人之死於不少曹子惟習之久服之深
故三帀月而殺青將以付工問言於余余不知醫特竊悲悠悠
人世病者不死於病者之病多死於醫者之病而醫者又不自
知其所以病病者將愈益重其病若欲救病者之病則不得不
先醫醫者之病欲醫醫者之病則吳氏之書不得不急行曹子
其孟晉哉

中華民國四年乙卯七月於越黃壽哀圃人甫志

增訂醫醫病書序二

昔裴子有云。學不貫今古。識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斷不可作醫。以誤世。醫固神聖之業。非後世讀書未成。生計未就。末路而居之具也。是必慧有夙因。念有專習。窮致天人之理。精思竭慮於古今之書。而後可以言醫。淮陰吳君鞠通。研究醫書。上自軒岐仲景。下迄葉氏香巖。先以醫術名於北。與越人莫寶齋尚書交最密切。莫壞痰飲喘不得卧。病頗重。吳君適回南省墓。遂留紹。或往莫家。或居趙園。時紹城任濟堂九先生名頗盛。與之討論古今醫籍。心心相印。遂出溫病條辨一書。互相辨析。任君獨贊揚解兒難解產難二篇。謂多發前人所未發。餘則謂自條自註著書。無比成例。且其中缺誤處甚多。由是拂吳君

之意交遂疏厥後果見譏於會稽章氏虛谷載在醫門棒喝中益以見著書之難也吳君又著有醫案及醫醫病書兩種吳氏醫案從高君德僧處轉錄醫醫病一書從何君廉臣處錄存醫案議論高超方藥精切足為後學師範堪作診斷術之專書惜立方有流於過重者學之不善生命攸關尚宜逐案批明庶知去取不致貽誤來學醫醫病原文則體例混淆先後陵躐未盡妥善因不揣謏陋為之益其體例第其先後別為上下兩卷分作四編初編曰學醫總論計二十三條二編曰病理各論計十七條三編曰證治要論計二十四條四編曰用藥統論計十七條原書七十六條新增五條合計八十一條以成黃鐘之數并逐條加以按語或發其未盡或補所未備閱三月而始竣後人

讀之。可想見先生臨證時。沉思渺慮。診病制方之概。庶不負先生之苦心也夫。

中華民國四年七月一日四明後學曹炳章赤雷序於古越之
和濟藥局

醫醫病書凡例

一余前作溫病條辨祇言其大綱貴簡而不欲繁恐多則難記以人之材質聰明者恒少且看智慧者多盡力於時文詩賦以圖科名學醫者絕少美材不知古相士相張長沙稱其思緻周密可以精醫可見非美材不能學也然余端不能掌萬世學醫之選救世之苦心不得已而聊著數種一以簡略為要欲以少許勝人多許茲作醫醫病書亦擇其尤切時弊畧言之僅舉其大綱若夫條目萬端散見各家學者如能勤求古訓可取而觀之不必鄙人之鈔襲也

一醫醫病書之作卑陋甚矣總未暢及醫道之妙只取其切中時弊為日用所必不可不明辨者而已

一此書不及外感以前有溫病條辨之刻已詳言之且此一以醫流俗之病一以補前刻之缺蓋前刻未及內傷與雜症也一靈樞素問越人難經皆八十一條八十一者黃鍾之數其音為宮君象也言醫學之全主仁故取宮焉黃鍾為萬事之本也此論取七十二條者七十二之數其音為商臣象也臣下執法攻擊亂政蓋主於義故取商焉又商者傷也傷生民死於俗醫之不明道而作也

一近人有四大明醫之論謂張仲景李東垣朱丹溪劉河間也夫李氏朱氏劉氏雖各有所長豈能望張仲景之肩背哉天資學問人品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深於學者自知之烏能與俗士辨本論悉遵神農本經內經難經玉函經臨證指南以

及一生體驗為準諸家可參考而不可恃者也近時則方有執馬元臺吳鶴皋沈目南徐靈胎張隱菴葉天士識卓學宏不可不讀其書然皆有缺陷直隸則有林起龍劉裕鐸兩先生學問深純惜無傳書但見其所批之傷寒論耳

一是書無論先達後學有能擇其弊竇補其未備瑋將感之如師資之恩

炳章按是書原文七十二條末附四條不分門類難於檢查今就原文各條分為四編復將各條加以按語或發其未盡或補所未備其原文仍不易一字其附增五條以成黃鍾之數亦必每條註明從何書補入不致與原書有混閱者覽之

後學曹炳章附誌

醫醫病書題詞

病人之病賴醫人之醫醫人之病層出不窮將何以恤災救患
捍衛生民哉仲尼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子輿氏謂不以
規矩不能成方圓醫人者規矩也病人者所制之器也今將修
規矩以成器作醫醫病書

道光辛卯冬月吳鞠通自題